

天涯诗海

麦子熟了

(外四首)

■ 吴宇轩

秋天轻吻着麦田
把麦子压得更低了
每一粒充盈的麦穗
都饱胀着阳光的重量
芒尖依稀残存着
最后的半滴晨露
祖父在田间蹒跚独行
手中的镰刀刚刚磨亮
他弯下腰的弧度
和麦穗弯成了同样的
喜悦幸福的姿态

桂花开

凉风掠过的屋檐下
一串馨香绊住了脚踝
米粒般的小小花瓣
似秋光点亮了的繁星
在深绿的褶皱里镶嵌

路过的人都慢了下来
有人抬头欣赏
有人俯身品味
空气里弥漫着
满是欢喜的热爱
外婆小心地将花采下
酿成碗里淡淡的香茶

水边的诗意

岸上的鹅卵石
早已褪去夏天的余温
微微的浪花漫过脚边
顺便揉皱了云朵的身影
几片落叶,那是秋来信
在波光里晃荡、留恋
迟迟不肯离去
水鸟在芦苇边停下了
抖落一天飞翔的疲惫
在它扑腾的翅间,风正送来
清秋的惬意与清凉

烟火巷

青石板铺就的小巷
五色彩灯缠绕着屋檐
巷子的深处隐藏着
各式各样的能工巧匠
和精心制作的美味餐食

油锅里炸开清脆的声响
木窗飘来新蒸的米香
顺着响亮的吆喝声望去
馄饨摊高涨的热气
透过岁月老墙的砖缝
把路人纤细折叠的影子
烘得暖乎乎的

走向远方

把昨日的月光叠进背包
鞋尖对准路标指引的方向
影子被太阳拉成细线
在身前道路上越来越长

未知的画卷徐徐展开
或许有迷雾遮住望眼
或许有雨点打湿衣裳
但心中的火焰,从未熄灭
每一步,都是生命新的节拍

路边的野菊举着小灯
我从它的身旁缓缓走过
相视一笑,没有回头
只把脚印,排成两行
向前延伸的省略号……



秋天麦田金灿灿。 蒙海龙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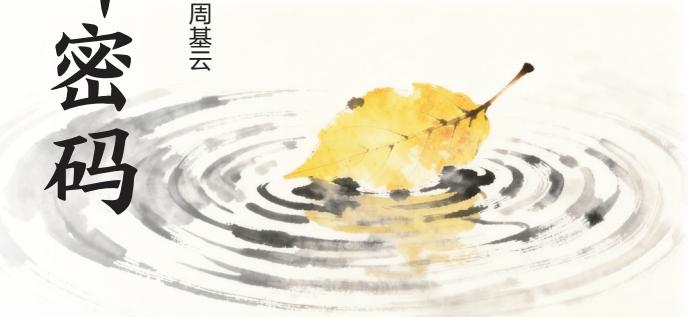
百家笔会

落叶密码

□ 周基云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每片树叶都藏着独一份的经历与故事。我俯下身,拾起它。它静卧在掌心,是种沉静而有分量的存在——不像一片叶子,倒像一卷用柔软羊皮装订的、合起的书卷。我于是小心翼翼地,想将它翻开,读懂它。这正面,满是绚烂,是生命曾恣意挥洒的证据。颜色并非单纯的枯黄,而是种复杂又华丽的调和:边缘是赭石色,向内渐变为赭红与金黄,最中央,竟还奇迹般保留着一小圈苍绿的旧梦,像枚褪了色的翡翠纽扣,固执地系着夏日的衣衫。阳光穿过指缝落在叶面上,那些颜色仿佛活了

一片叶子,从春到秋,完整地绣好正反两面,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一个人,从年少到年老,接纳了自己的光鲜与幽暗,认清了自己的欢愉与伤痛,才算真正成熟。



过来,融融的、暖暖的,像一拥尚未完全冷却的炉火。这光滑的叶面,曾毫不吝啬地承接每一缕日光与每一滴雨露,绣着的,正是生命的华章——是春日里懵懂的初生,是夏日里喧哗的成长,是秋日里饱满而沉甸甸的献礼。它曾是大树的“肺叶”,为枝干呼吸;曾是一座微型工厂,酿造着甜蜜与生机。它记录的,是那些与风嬉戏、与鸟唱和、在月光下做着清凉之梦的日子。这便是生命向外展示的、辉煌的、值得被歌颂的全部。我轻轻将它反转。一瞬间,世界仿佛佛静了下来。绚烂的华章被悄然合上,映入眼帘



闲庭信步

探寻鲁迅先生的脚步

□ 刘云燕

读罢鲁迅先生的文字,就渴望用脚步去到达他曾生活过的地方。第一站绍兴。1881年9月鲁迅诞生在这里。我在鲁迅故里,看到了周家由盛到衰的历史。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可见,他当年生活的捉襟见肘。好在,儿时的鲁迅有着快乐的时光。他在百草园里开心地玩耍。园子外面的墙壁泛着一层青迹,仿佛是水墨作画。百草园就是一片很大的园子,有皂荚树,也有菜花。我们来

的时候,正是菜花飘香,我仿佛能看到当年的鲁迅在园子里无比地快乐。园子里古树参天,时光应该会记住当年那个快乐的孩子,那个远走日本,而后弃医从文的人,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人物形象,如少年闰土、孔乙己、祥林嫂。导游在园子里讲起了少年闰土的故事。讲起那个在月光下捉獐的少年,以及因为生活重担而苍老,见到鲁迅,第一句叫着老爷的人。来鲁迅故里,必要去三味书屋。每次来,我依然会站在三味书屋前流连。仿佛小小的鲁迅坐在屋角处,刻下一个小小的早字。鲁迅的老师寿镜吾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鲁迅12岁到17岁在此读书,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三味书屋的匾额及两边柱子上

的,是另一番景象。这背面是粗糙的,颜色素净得近乎虔诚,是浅淡的灰褐色。而最撼动人心的,是那蛛网般密布的脉络——它们那样清晰,既纤弱,又坚韧。主脉如一道微型河谷,从叶柄处毅然挺进,一路分出无数分支,再延伸出更细微的枝杈:像一张撒开的巨网,像一道劈开的闪电,又像一株倒悬的、根系极发达的古树。这脉络里,似乎还流淌着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不是汁液,是时间。每一道细丝,都像一条干涸的运河,曾运送过光与希望;又像一道深刻的刻痕,记录着风雨的次数与力度。

原来这背面绣着的,是时间的遗嘱。它不讲述生的欢愉,只静静陈述生命的轨迹:是一幅地图,描绘着养分如何从一端奔赴另一端,支撑起整片叶子的“宇宙”;也是一张蓝图,暗示着生命最初的结构与最终的归宿。它告诉我们,所有向外的、华美的绽放,背后都依赖着这份向内求索的、沉默的、有秩序的支撑。那纵横交错的,是命运的纹理;那由密渐疏、最终消隐在边缘的,是时光流逝的足迹。

我凝视着掌中的“双面绣”,心中忽然涌起无限感慨——我们的人生,何尝不也是这样一片落叶?

我们总在精心刺绣生命的正面:用青春的金线,热情的红线,成就的银缕,绣出繁花似锦,绣出功名利禄,绣出一张光彩照人的面孔,呈给世界看。这是我们的华章,是我们的奋

斗、我们的爱恋、我们在人前所有的光鲜与亮丽。

可我们常常忘了,或是不敢去看生命的背面。那里没有美好阳光的直接照耀,只有蛛网般密布的记忆脉络,只有岁月刻下的、纤细却带着疼痛的纹路。那里藏着我们的孤独、我们的脆弱、我们深夜的叹息、我们无人知晓的伤痕,藏着我们为支撑正面的光华,而默默吞咽的苦涩。这背面,是时间的遗嘱,它冷静地记载着我们如何从起点出发,如何在岔路口分支、抉择,一路走到今天。它或许不够美观,甚至有些苍凉,但正是这背面的脉络,决定了正面图案的走向与格局。没有这背面的沉默支撑,正面的绚烂不过是浮于表面的一层彩绘,一触即溃。

一片叶子,从春到秋,完整地绣好正反两面,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一个人,从年少到年老,接纳了自己的光鲜与幽暗,认清了自己的欢愉与伤痛,才算真正成熟。

风又起了,更多叶子簌簌落下,像一场无声的金雨。我松开手,让掌中的落叶翻飞着,重新归于大地。它将以自己的全部——无论是正面的绚烂,还是背面的脉络——去滋养来年的新绿。

而我也终于明白,生命的密码,就写在这双面绣像之上。读懂那背面的遗嘱,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正面华章的真正分量。不必为背面的粗糙与黯淡而怅惘,那正是我们生命里最真实、最深刻的肌理。



一生的经历。1924年5月到1926年8月,鲁迅在此居住,是他亲手设计并改建的。院内有北房三间,中间是吃饭的地方。其东是鲁迅母亲鲁瑞的卧室,其西是原配夫人朱安的卧室,堂屋向北接出的小间,是鲁迅工作室兼卧室,称为“老虎尾巴”。在他的旧居院子里,有他亲手植下的两棵丁香,距今有一百年了。我最喜欢这里的书店,全是鲁迅先生的作品。在这里,我买了一本《两地书》作为留念。封皮上写着: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只好用这一生来回应。有人说,北平是秋天堂。你踩碎的每片落叶,都是百年前青年衣襟上的星光。院子里的银杏安静变黄,仿佛能听见先生笔尖沙沙声。这里的秋天,带着思想的重量……

一生的经历。1924年5月到1926年8月,鲁迅在此居住,是他亲手设计并改建的。院内有北房三间,中间是吃饭的地方。其东是鲁迅母亲鲁瑞的卧室,其西是原配夫人朱安的卧室,堂屋向北接出的小间,是鲁迅工作室兼卧室,称为“老虎尾巴”。

在他的旧居院子里,有他亲手植下的两棵丁香,距今有一百年了。我最喜欢这里的书店,全是鲁迅先生的作品。在这里,我买了一本《两地书》作为留念。封皮上写着: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只好用这一生来回应。

有人说,北平是秋天堂。你踩碎的每片落叶,都是百年前青年衣襟上的星光。院子里的银杏安静变黄,仿佛能听见先生笔尖沙沙声。这里的秋天,带着思想的重量……



美食随笔

美味的临江鳝丝

□ 蒋光平

进去,师傅拿着锅铲轻轻翻:“火候要盯着,多煮一秒就老,少煮一秒没入味。”最绝的是最后撒进去的野生苦马菜,翠绿的叶子在汤里打个滚就软了,“这菜是江边采的,凉性,刚好中和鳝鱼的温性,老辈传下来的配方。”

没等多久,一盆鳝丝就端上了桌。红汤油底里,鳝丝像春柳丝一样散开,嫩白的莴笋片沉在底下,顶端铺着切碎的香椿和香菜,红的油、绿的菜、白的笋,看着就亮眼,“哗啦”浇上一勺热油,花椒和干辣椒的焦香“轰”地冒了出来。

夹一筷子鳝丝送进嘴,第一感觉是滑嫩,牙齿刚碰到就轻轻散开,麻辣的汤汁裹着鲜劲在舌尖漫开,酸菜的酸脆跟着冒出来,嚼两下,香椿的清香又压下了油气,层次翻着滚儿往上涌。同行的朋友咂着嘴:“比自贡鳝鱼少了点烈,多了点润,鲜得很!”正吃着,红烧鳝段和香酥鳝骨也端了上来,鳝段裹着浓稠的酱汁,咬一口满是肉香;鳝骨炸得金黄酥脆,嚼着嚼着还有点回甜,刚好解了鳝丝的醇厚。

周老板娘过来添汤,聊起这道美食的来历:“清末民初的时候,镇上有个罗老爷,用鳝鱼做药引,后来后厨师傅用牛骨刀划丝煮了吃,



椰岛走笔

在靠着琼州海峡的盈滨半岛僻静狭长的海岬,有一座始建于北宋时期的临海古寺,名永庆寺。我在距这古寺约几分钟车程的一个小区置办了一处不大的住所,是为了自己有一个地方能清静静地看海,能听听那个古寺里偶尔传来的钟声,能看看空旷原野上夕阳沉落的苍茫。这浮世一隅,有不算冷寂的风情,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一些,情趣和思想会变得十分恬淡。

下雨的时候,细微的雨丝从宽大的棕榈树叶间飘下,有低柔的钟声从古寺传来,给人慵懒倦怠之感,时而霏霏中好像能看见佛火经灯凄迷的烟霭中出家人简朴的生活,他们将这世界简单地当作一场梦,对痛苦灾难处之泰然,那种虚空、幽寂、忍从的精神修养让人敬慕。多年来每当旧历新年的时候,我都会离开喧嚣热闹的海口市区,痴迷于来此处聆听除夕的钟声,在古老梵钟余音袅袅时辞旧迎新,回顾着悄然而逝的一年,或激情昂扬,或沉重辛酸,或幽悔感伤……那种感觉很优美也很抒情。

短暂的黄昏后夜晚更显清冷静寂,坐在灯下读读写写有些疲惫时,不经意间从远处传来“咚、咚……”的几声钟鸣,我总会不由自主放下手中的书或笔,抬头望着窗外远处渔火稀疏的大海之上,幽邃神秘的夜空中天琴座方向的几颗星孤零零地飘浮于天际,这时我会一边品味古钟的音色,一边沉醉于思索,沉迷于对无边往昔回忆。

古寺晚钟的余音里,旷野寂寥的落日绯然猩红,在树木幽深苍郁之处,透过热带雨林隐天蔽日的枝叶望望夕阳,模糊地听见夕阳余晖下的海边村落虫语鸟声鸡鸣犬吠,隐隐传出质朴清婉的歌谣,悠长延绵的曲调像渔家女未经烫染的水梳般的长发,也像她哀怨隐忍的啜泣……这些光线、颜色和声音,都像没有任何时空阻隔般深深浸入我的胸怀。在颤颤钟声里,在夕阳下踏着落叶的时候,即便不是沦落江湖的诗人,也会生出几多感慨。

时代变迁,也许当下已没有什么人会再去仔细聆听古老的钟声,也没有人会刻意到某个荒远的山岗或偏僻的海岸去看沉落的夕阳,而我却还能感受到那些深沉的力量仿佛要从遥远的地方喷薄而来。

没想到味道绝了。我公公跟着罗师傅的后人学手艺,光练划丝就练了半年,连刀都要每天磨三遍,说“刀钝了伤肉,手重了断丝。”现在镇上做鳝丝的,还守着老规矩:三刀划丝,七分熟烫、猪油提香,一点都不敢改。

走的时候,风顺着临江河边吹过来,带来餐馆里的香味。回头看,“乡村香鳝丝堂”的蓝布门帘在风里飘着,那缕从清末飘到现在的鲜香,裹着临江镇的烟火气,轻轻勾着人的念想——下次来,一定要再吃一碗现划的鳝丝,再配一碟香酥鳝骨。